史記三家註/卷0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六十九

史記卷七十
張儀列傳第十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七十一

張儀列傳第十

張儀者，魏人也。〈集解《呂氏春秋》曰：「儀，魏氏餘子。」　索隱按：晉有大夫張老，又河東有張城，張氏爲魏人必也。而呂覽以爲魏氏餘子，則蓋魏之支庶也。又書略說餘子謂庶子也。　正義《左傳》晉有公族、餘子、公行。杜預云：「皆官卿之嫡爲公族大夫。餘子，嫡子之母弟也。公行，庶子掌公戎行也。」《藝文志》云張子十篇，在縱橫流。〉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，學術，蘇秦自以不及張儀。

張儀已學游說〈索隱音稅。〉諸侯。嘗從楚相飲，已而楚相亡璧，門下意張儀，曰：「儀貧無行，必此盜相君之璧。」共執張儀，掠笞數百，不服，醳〈集解音釋。　索隱古釋字。〉之。其妻曰：「嘻！〈索隱音僖。鄭玄曰：「嘻，悲恨之聲。」〉子毋讀書游說，安得此辱乎？」張儀謂其妻曰：「視吾舌尚在不？」其妻笑曰：「舌在也。」儀曰：「足矣。」

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，〈索隱從音足容反。〉然恐秦之攻諸侯，敗約後負，念莫可使用於秦者，乃使人微感張儀曰：「子始與蘇秦善，今秦已當路，子何不往游，以求通子之願？」張儀於是之趙，上謁求見蘇秦。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，又使不得去者數

日。已而見之，坐之堂下，賜僕妾之食。因而數讓之〈索隱按：謂數設詞而讓之。讓亦責也。數音朔。〉曰：「以子之材能，乃自令困辱至此。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，子不足收也。」謝去之。張儀之來也，自以爲故人，求益，反見辱，怒，念諸侯莫可事，獨秦能苦趙，乃遂入秦。

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：「張儀，天下賢士，吾殆弗如也。今吾幸先用，而能用秦柄者，獨張儀可耳。然貧，無因以進。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，故召辱之，以激其意。子爲我陰奉之。」乃言趙王，發金幣車馬，使人微隨張儀，與同宿舍，稍稍近就之，奉以車馬金錢，所欲用，爲取給，而弗告。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。惠王以爲客卿，與謀伐諸侯。

蘇秦之舍人乃辭去。張儀曰：「賴子得顯，方且報德，何故去也？」舍人曰：「臣非知君，知君乃蘇君。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，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，故感怒君，使臣陰奉給君資，盡蘇君之計謀。今君已用，請歸報。」張儀曰：「嗟乎，此在吾術中而不悟，吾不及蘇君明矣！吾又新用，安能謀趙乎？爲吾謝蘇君，蘇君之時，儀何敢言。且蘇君在，儀寧渠能乎！」〈集解渠音詎。　索隱渠音詎，古字少，假借耳。〉張儀既相秦，爲文檄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尺一之檄』。」　索隱按：徐廣云一作「丈二檄」。王劭按春秋後語云「丈二尺檄」。許慎云「檄，二尺書」。〉告楚相曰：「始吾從若飲，〈索隱若者，汝也。下文而亦訓汝。〉我不盜而璧，若笞我。若善守汝國，我顧且盜而城！」

苴蜀相攻擊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譙周曰益州『天苴』讀爲『包黎』之『包』，音與『巴』相近，以爲今之巴郡。」　索隱苴音巴。謂巴、蜀之夷自相攻擊也。今字作「苴」者，按巴苴是草名，今論巴，遂誤作「苴」也。或巴人、巴郡本因芭苴得名，所以其字遂以「苴」爲「巴」也。注「益州天苴讀爲芭黎」，天苴即巴苴也。譙周，蜀人也，知「天苴」之音讀爲「芭黎」之「芭」。按：芭黎即織木葺爲葦籬也，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也。　正義華陽國志云：「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，號曰苴侯，因命之邑曰葭萌。苴侯與巴王爲好，巴與蜀爲讎，故蜀王怒，伐苴。苴奔巴，求救於秦。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。〔蜀〕王自葭萌禦之，敗績，走至武陽，爲秦軍所害。秦遂滅蜀，因取苴與巴焉。」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苴侯都葭萌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。蜀侯都益州巴子城，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，故墊江縣也。巴子都江州，在都之北，又峽州界也。」〉各來告急於秦。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，以爲道險狹難至，而韓又來侵秦，秦惠王欲先伐韓，後伐蜀，恐不利，欲先伐蜀，恐韓襲秦之敝。猶豫未能決。司馬錯〈索隱七各反，又七故反，二音。〉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，司馬錯欲伐蜀，張儀曰：「不如伐韓。」王曰：「請聞其說。」

儀曰：「親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什谷之口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尋』，成皋鞏縣有尋口。」　索隱一本作「尋谷」，尋什聲相近，故其名惑也。《戰國策》云「轘轅、緱氏之口」，亦其地相近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溫泉水即尋，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。《注水經》云鄩城水出北山鄩溪。又有故鄩城，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。」按：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，與鄩溪相近之地。〉當屯留之道，〈正義屯留，潞州縣也。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。〉魏絕南陽，〈正義南陽，懷州也。是當屯留之道，令魏絕斷壞羊腸、韓上黨之路也。〉楚臨南鄭，〈正義是塞什谷之口也。令楚兵臨鄭南，塞轘轅鄩口，斷韓南陽之兵也。〉秦攻新城、〈索隱此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。〉宜陽，〈正義洛州福昌縣也。〉以臨二周之郊，誅周王之罪，侵楚、魏之地。周自知不能救，九鼎寶器必出。據九鼎，案圖籍，挾天子以令於天下，天下莫敢不聽，此王業也。今夫蜀，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，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不足以爲利。臣聞爭名者於朝，爭利者於市。今三川、周室，天下之朝市也，而王不爭焉，顧爭於戎翟，去王業遠矣。」〈索隱去王遠矣。王音于放反。〉

司馬錯曰：「不然。臣聞之，欲富國者務廣其地，欲彊兵者務富其民，欲王者務博其德，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貧，故臣願先從事於易。夫蜀，西僻之國也，而戎翟之長也，有桀紂之亂。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羣羊。得其地足以廣國，取其財足以富民〈索隱遇其財。《戰國策》「遇」作「得」。〉繕兵，不傷衆而彼已服焉。〈正義繕音膳，同「饍」，具食也。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，利盡西海〈索隱西海謂蜀川也。海者珍藏所聚生，猶謂秦中爲「陸海」然也。其實西亦有海也。　正義海之言晦也，西夷晦昧無知，故言海也。言利盡西方羌戎。〉而天下不以爲貪，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，〈索隱按：名謂傳其德也，實謂土地財寶。〉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。今攻韓，劫天子，惡名也，而未必利也，又有不義之名，而攻天下所不欲，危矣。臣請謁其故：〈索隱謁者，告也，陳也。故，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。〉周，天下之宗室也；齊，韓之與國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韓自知亡三川，〈正義韓自知亡三川，故與周并力合謀也。〉將二國并力合謀，以因乎齊、趙而求解乎楚、魏，以鼎與楚，以地與魏，王弗能止也。此臣之所謂危也。不如伐蜀完。」

惠王曰：「善，寡人請聽子。」卒起兵伐蜀，十月，取之，〈索隱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。〉遂定蜀，〈正義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，擊滅之。〉貶蜀王更號爲侯，而使陳莊相蜀。蜀既屬秦，秦以益彊，富厚，輕諸侯。

秦惠王十年，使公子華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革』。」〉與張儀圍蒲陽，〈索隱魏邑名也。　正義在隰州隰州縣，蒲邑故城是也。〉降之。儀因言秦復與魏，而使公子繇質於魏。儀因說魏王曰：「秦王之遇魏甚厚，魏不可以無禮。」魏因入上郡、少梁，謝秦惠王。惠王乃以張儀爲相，更名少梁曰夏陽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夏陽在梁山龍門。」索隱音下。夏，山名也，亦曰大夏，是蜀所都。　正義少梁城，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。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。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。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。〉

儀相秦四歲，立惠王爲王。〈正義表云惠王之十三年，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。〉居一歲，爲秦將，取陝。築上郡塞。

其後二年，使與齊、楚之相會齧桑。東還而免相，相魏以爲秦，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。魏王不肯聽儀。秦王怒，伐取魏之曲沃、平周，復陰厚張儀益甚。張儀慙，無以歸報。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，哀王立。張儀復說哀王，哀王不聽。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。魏與秦戰，敗。

明年，齊又來敗魏於觀津。〈集解觀音貫。〉秦復欲攻魏，先敗韓申差軍，斬首八萬，諸侯震恐。而張儀復說魏王曰：「魏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過三十萬。地四平，諸侯四通輻湊，無名山大川之限。從鄭至梁二百餘里，車馳人走，不待力而至。梁南與楚境，西與韓境，北與趙境，東與齊境，卒戍四方，守亭鄣者不下十萬。梁之地勢，固戰場也。梁南與楚而不與齊，則齊攻其東；東與齊而不與趙，則趙攻其北；不合於韓，則韓攻其西；不親於楚，則楚攻其南：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。

「且夫諸侯之爲從者，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。今從者一天下，約爲昆弟，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，〈集解洹音桓。〉以相堅也。而親昆弟同父母，尚有爭錢財，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

「大王不事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〈索隱河之西，即曲沃、平周之邑等。　正義河外即卷、衍、燕、酸棗。〉據卷、衍、〔燕〕、酸棗，〈集解卷，丘權反。衍，以善反。　索隱卷縣在河南。衍，地名。　正義卷、衍屬鄭州；燕，滑州胙城縣；酸棗屬滑州：皆黃河南岸地。〉劫衛取陽晉，〈正義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。〉則趙不南，趙不南而梁不北，梁不北則從道絕，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。秦折韓而攻梁，〈索隱《戰國策》「折」作「挾」也。〉韓怯於秦，秦韓爲一，梁之亡可立而須也。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。

「爲大王計，莫如事秦。事秦則楚、韓必不敢動；無楚、韓之患，則大王高枕而臥，〈正義枕，針鴆反。〉國必無憂矣。

「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，而能弱楚者莫如梁。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；其卒雖多，然而輕走易北，不能堅戰。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，勝之必矣。割楚而益梁，虧楚而適秦，嫁禍安國，此善事也。大王不聽臣，秦下甲士而東伐，雖欲事秦，不可得矣。

「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，說一諸侯而成封侯，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，以說人主。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，豈得無眩哉。

「臣聞之，積羽沈舟，羣輕折軸，衆口鑠金，積毀銷骨，故願大王審定計議，且賜骸骨辟魏。」

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。張儀歸，復相秦。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。秦攻魏，取曲沃。明年，魏復事秦。

秦欲伐齊，齊楚從親，於是張儀往相楚。楚懷王聞張儀來，虛上舍而自館之。曰：「此僻陋之國，子何以教之？」儀說楚王曰：「大王誠能聽臣，閉關絕約於齊，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，〈索隱劉氏云：「商即今之商州，有古商城；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。」〉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，秦楚娶婦嫁女，長爲兄弟之國。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，計無便此者。」楚王大說而許之。羣臣皆賀，陳軫獨弔之。楚王怒曰：「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，羣臣皆賀，子獨弔，何也？」陳軫對曰：「不然，以臣觀之，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，齊秦合則患必至矣。」楚王曰：「有說乎？」陳軫對曰：「夫秦之所以重楚者，以其有齊也。今閉關絕約於齊，則楚孤。秦奚貪夫孤國，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？張儀至秦，必負王，是北絕齊交，西生患於秦也，而兩國之兵必俱至。善爲王計者，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，使人隨張儀。苟與吾地，絕齊未晚也；不與吾地，陰合謀計也。」楚王曰：「願陳子閉口毋復言，以待寡人得地。」乃以相印授張儀，厚賂之。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，使一將軍隨張儀。

張儀至秦，詳失綏墮車，〈正義詳音羊。〉不朝三月。楚王聞之，曰：「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？」乃使勇士至宋，借宋之符，北罵齊王。齊王大怒，折節而下秦。秦齊之交合，張儀乃朝，謂楚使者曰：「臣有奉邑六里，願以獻大王左右。」楚使者曰：「臣受令於

王，以商於之地六百里，不聞六里。」還報楚王，楚王大怒，發兵而攻秦。陳軫曰：「軫可發口言乎？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，與之并兵而攻齊，是我出地於秦，取償於齊也，王國尚可存。」楚王不聽，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。秦齊共攻楚，斬首八萬，殺屈匄，遂取丹陽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枝江。」〉漢中之地。〈正義今梁州也，在漢水北。〉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，至藍田，大戰，楚大敗，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。

秦要楚〈正義要音腰也。〉欲得黔中地，欲以武關外〈正義即商於之地。〉易之。楚王曰：「不願易地，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。」秦王欲遣之，口弗忍言。張儀乃請行。惠王曰：「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，是且甘心於子。」張儀曰：「秦彊楚弱，臣善靳尚，尚得事楚夫人鄭袖，袖所言皆從。且臣奉王之節使楚，楚何敢加誅。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，臣之上願。」遂使楚。楚懷王至則囚張儀，將殺之。靳尚謂鄭袖曰：「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？」鄭袖曰：「何也？」靳尚曰：「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，〈索隱按：「不」字當作「必」。時張儀爲楚所囚，故必欲出之也。　正義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，若欲自行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。〉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〈正義今房州也。〉賂楚，美人聘楚，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。楚王重地尊秦，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。不若爲言而出之。」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：「人臣各爲其主用。今地未入秦，秦使張儀來，至重王。王未有禮而殺張儀，秦必大怒攻楚。妾請子母俱遷江南，毋爲秦所魚肉也。」懷王後悔，赦張儀，厚禮之如故。

張儀既出，未去，聞蘇秦死，〈索隱按：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。〉乃說楚王曰：「秦地半天下，兵敵四國，被險帶河，四塞以爲固。虎賁之士百餘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積粟如丘山。法令既明，士卒安難樂死，主明以嚴，將智以武，雖無出甲，席卷常山之險，必折天下之脊，〈索隱按：常山於天下在北，有若人之背脊也。　正義古之帝王多都河北、河東故也。〉天下有後服者先亡。且夫爲從者，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，虎之與羊不格明矣。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，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。

「凡天下彊國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，兩國交爭，其勢不兩立。大王不與秦，秦下甲據宜陽，韓之上地不通。下河東，取成皋，韓必入臣，梁則從風而動。秦攻楚之西，韓、梁攻其北，社稷安得毋危？

「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，不料敵而輕戰，國貧而數舉兵，危亡之術也。臣聞之，兵不如者勿與挑戰，〈正義挑，田鳥反。〉粟不如者勿與持久。夫從人飾辯虛辭，高主之節，言其利不言其害，卒有秦禍，〈正義卒，悤勿反。〉無及爲已。是故願大王之孰計

之。

「秦西有巴蜀，大船積粟，起於汶山，〈正義汶音泯。〉浮江已下，至楚三千餘里。舫船〈索隱枋船。枋音方，謂並兩船也。亦音舫。〉載卒，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，下水而浮，一日行三百餘里，里數雖多，然而不費牛馬之力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巴郡魚復縣有扞水關。」　索隱扞關在楚之西界。復音伏。按：《地理志》巴郡有魚復縣。　正義在硤州巴山縣界。〉扞關驚，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，黔中、巫郡非王之有。秦舉甲出武關，南面而伐，則北地絕。〈正義楚之北境斷絕。〉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難在三月之內，而楚待諸侯之救，在半歲之外，此其勢不相及也。夫（待）〔恃〕弱國之救，忘彊秦之禍，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。

「大王嘗與吳人戰，五戰而三勝，陣卒盡矣；偏守新城，〈索隱偏，匹連反。此云「新城」，當在吳楚之閒。　正義新攻得之城，未詳所在。〉存民苦矣。臣聞功大者易危，而民敝者怨上。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，臣竊爲大王危之。

「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、趙者，陰謀有合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吞』。」〉天下之心。楚嘗與秦構難，戰於漢中，〈索隱其地在秦南山之南，楚之西北，漢水之北，名曰漢中。〉楚人不勝，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，遂亡漢中。楚王大怒，興兵襲秦，戰於藍田。此所謂兩虎相搏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或音『戟』。」〉者也。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，計無危於此者矣。願大王孰計之。

「秦下甲攻衞陽晉，必大關天下之匈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關，一作『開』。」　索隱攻衞陽晉，大關天下胷。夫以常山爲天下脊，則此衞及陽晉當天下胷，蓋其地是秦、晉、齊、楚之交道也。以言秦兵據陽晉，是大關天下胷，則他國不得動也。〉大王悉起兵以攻宋，不至數月而宋可舉，舉宋而東指，則泗上十二諸侯〈索隱謂邊近泗水之側，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，宋、魯、邾、莒之比也。〉盡王之有也。

「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，封武安君，相燕，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；乃詳有罪出走入齊，齊王因受而相之；居二年而覺，齊王大怒，車裂蘇秦於市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，而欲經營天下，混一諸侯，〈索隱混，本作「棍」，同胡本反。〉其不可成亦明矣。

「今秦與楚接境壤界，固形親之國也。大王誠能聽臣，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，楚太子

入質於秦，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，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，長爲昆弟之國，終身無相攻伐。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。」

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，欲許之。屈原曰：「前大王見欺於張儀，張儀至，臣以爲大王烹之；今縱弗忍殺之，又聽其邪說，不可。」懷王曰：「許儀而得黔中，美利也。後而倍之，不可。」故卒許張儀，與秦親。

張儀去楚，因遂之韓，說韓王曰：「韓地險惡山居，五穀所生，非菽而麥，民之食大抵（飯）菽〔飯〕藿羹。一歲不收，收不饜糟糠。地不過九百里，無二歲之食。料大王之卒，悉之不過三十萬，而廝徒負養〈索隱廝音斯，謂樵役之賤者。負養謂負檐以給養公家，亦賤人也。〉在其中矣。除守徼亭鄣塞，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。秦帶甲百餘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虎賁之士跿跔科頭〈集解跿跔音徒俱，跳躍也。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。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。　索隱跿跔音徒俱二音。跔又音劬。劉氏云「謂跳躍也」。又韻集云「偏舉一足曰跿跔」。《戰國策》曰「虎摯之士跿跔」。科頭謂不著兜鍪。〉貫頤〈索隱謂兩手捧頤而直入敵，言其勇也。〉奮戟者，〈集解執戟奮怒而入陳也。　索隱謂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。〉至不可勝計。秦馬之良，戎兵之衆，探前跋後〈索隱謂馬前足探向前，後足跋於後。跋音烏穴反。跋謂後足抉地，言馬之走埶疾也。〉蹄閒三尋〈索隱按：七尺曰尋。言馬走之疾，前後蹄閒一擲過三尋也。〉騰者，不可勝數。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，秦人捐甲徒裼〈索隱徒者，徒跣也。裼，袒也，謂袒而見肉也。〉以趨敵，左挈人頭，右挾生虜。夫秦卒與山東之卒，猶孟賁之與怯夫；以重力相壓，猶烏獲之與嬰兒。夫戰孟賁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，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，必無幸矣。

「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，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，比周以相飾也，皆奮曰『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』。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，詿誤人主，無過此者。

「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據宜陽，斷韓之上地，東取成皋、滎陽，則鴻臺之宮、桑林之苑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桑，一作『栗』。」　索隱按：此皆韓之宮苑，亦見《戰國策》。〉非王之有也。夫塞成皋，絕上地，則王之國分矣。先事秦則安，不事秦則危。夫造禍而求其福報，計淺而怨深，逆秦而順楚，雖欲毋亡，不可得也。

「故爲大王計，莫如爲秦。〈集解爲，于僞反。〉秦之所欲莫如弱楚，而能弱楚者如韓。非以韓能彊於楚也，其地勢然也。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，秦王必喜。夫攻楚以利其地，

轉禍而說秦，計無便於此者。」

韓王聽儀計。張儀歸報，秦惠王封儀五邑，號曰武信君。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：「天下彊國無過齊者，大臣父兄殷衆富樂。然而爲大王計者，皆爲一時之說，不顧百世之利。從人說大王者，必曰『齊西有彊趙，南有韓與梁。齊，負海之國也，地廣民衆，兵彊士勇，雖有百秦，將無柰齊何』。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。夫從人朋黨比周，莫不以從爲可。臣聞之，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，國以危亡隨其後，雖有戰勝之名，而有亡國之實。是何也？齊大而魯小也。今秦之與齊也，猶齊之與魯也。秦趙戰於河漳之上，再戰而趙再勝秦；戰於番吾〈索隱上音盤，又音婆，趙之邑也。〉之下，再戰又勝秦。四戰之後，趙之亡卒數十萬，邯鄲僅存，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。是何也？秦彊而趙弱。

「今秦楚嫁女娶婦，爲昆弟之國。韓獻宜陽；梁效河外；〈索隱按：河外，河之南邑，若曲沃、平周等也。　正義謂同、華州地也。〉趙入朝澠〈集解縣善反。〉池，割河閒〈索隱謂河漳之閒邑，暫割以事秦耳。　正義河閒，瀛州縣。〉以事秦。大王不事秦，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，悉趙兵渡清河，指博關，〈正義博關在博州。趙兵從貝州度黃河，指博關，則漯河南臨淄、即墨危矣。〉臨菑、即墨非王之有也。國一日見攻，雖欲事秦，不可得也。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。」

齊王曰：「齊僻陋，隱居東海之上，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。」乃許張儀。

張儀去，西說趙王曰：「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。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。大王之威行於山東，敝邑恐懼懾伏，繕甲厲兵，飾車騎，〈正義飾音勅。〉習馳射，力田積粟，守四封之內，愁居懾處，不敢動搖，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。〈索隱督者，正其事而責之。督過，是深責其過也。〉

「今以大王之力，舉巴蜀，并漢中，包兩周，遷九鼎，守白馬之津。秦雖僻遠，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。今秦有敝甲凋兵，軍於澠池，願渡河踰漳，據番吾，會邯鄲之下，願以甲子合戰，以正殷紂之事，敬使使臣先聞左右。

「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。蘇秦熒惑諸侯，以是爲非，以非爲是，欲反齊國，而自令車裂於市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。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，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，齊獻魚鹽之地，此斷趙之右臂也。夫斷右臂而與人鬬，失其黨而孤居，求欲毋危，豈可得乎？

「今秦發三將軍：其一軍塞午道，〈索隱此午道當在趙之東，齊之西也。午道，地名也。鄭玄云「一縱一橫爲午」，謂交道也。〉告齊使興師渡清河，軍於邯鄲之東；一軍軍成皋，驅韓梁軍於河外；〈正義河外謂鄭、滑州，北臨河。〉一軍軍於澠池。約四國爲一以攻趙，趙（服）〔破〕，必四分其地。是故不敢匿意隱情，先以聞於左右。臣竊爲大王計，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，面相見而口相結，請案兵無攻。願大王之定計。」

趙王曰：「先王之時，奉陽君專權擅勢，蔽欺先王，獨擅綰事，寡人居屬師傅，不與國謀計。先王弃羣臣，寡人年幼，奉祀之日新，心固竊疑焉，以爲一從不事秦，非國之長利也。乃且願變心易慮，割地謝前過以事秦。方將約車趨行，〈正義趨音趣。〉適聞使者之明詔。」趙王許張儀，張儀乃去。

北之燕，說燕昭王曰：「大王之所親莫如趙。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，欲并代，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。〈正義句注山在代州也。上音勾。〉乃令工人作爲金斗，長其尾，〈索隱斗音主。凡方者爲斗，若安長柄，則名爲枓，音主。尾即斗之柄，其形若刀也。〉令可以擊人。與代王飲，陰告廚人曰：『即酒酣樂，進熱啜，〈索隱音昌悅反。按：謂熱而啜之，是羹也。於下云「廚人進斟」，斟謂羹勺，故因名羹曰斟。左氏「羊羹不斟」是也。〉反斗以擊之。』〈正義反即倒斗柄擊也。〉於是酒酣樂，進熱啜，廚人進斟，因反斗以擊代王，殺之，王腦塗地。其姊聞之，因摩笄以自刺，故至今有摩笄之山。〈集解笄，婦人之首飾，如今象牙擿。　正義笄，今簪也。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。〉代王之亡，天下莫不聞。

「夫趙王之很戾無親，大王之所明見，且以趙王爲可親乎？趙興兵攻燕，再圍燕都而劫大王，大王割十城以謝。今趙王已入朝澠池，效河閒以事秦。今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雲中、九原，驅趙而攻燕，則易水、長城〈正義並在易州界。〉非大王之有也。

「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，不敢妄舉師以攻伐。今王事秦，秦王必喜，趙不敢妄動，是西有彊秦之援，而南無齊趙之患，是故願大王孰計之。」

燕王曰：「寡人蠻夷僻處，雖大男子裁〈集解音在。〉如嬰兒，言不足以采正計。今上客幸教之，請西面而事秦，獻恆山之尾〈索隱尾猶末也。謂獻恆山城以與秦。〉五城。」燕王聽儀。儀歸報，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，武王立。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，及即位，羣臣多讒張儀曰：「無信，左右賣國以取容。秦必復用之，恐爲天下笑。」諸侯聞張儀

有卻武王，皆畔衡，復合從。

秦武王元年，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，而齊讓又至。張儀懼誅，乃因謂秦武王曰：「儀有愚計，願效之。」王曰：「柰何？」對曰：「爲秦社稷計者，東方有大變，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。今聞齊王甚憎儀，儀之所在，必興師伐之。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，齊必興師而伐梁。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閒伐韓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而毋伐，以臨周，祭器必出。〈索隱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，因謂此等爲祭器也。〉挾天子，按圖籍，此王業也。」秦王以爲然，乃具革車三十乘，入儀之梁。齊果興師伐之。梁哀王恐。張儀曰：「王勿患也，請令罷齊兵。」乃使其舍人馮喜〈索隱此與《戰國策》同。舊本作「憙」者，誤也。〉之楚，借使之齊，謂齊王曰：「王甚憎張儀；雖然，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！」齊王曰：「寡人憎儀，儀之所在，必興師伐之，何以託儀？」對曰：「是乃王之託儀也。夫儀之出也，固與秦王約曰：『爲王計者，東方有大變，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。今齊王甚憎儀，儀之所在，必興師伐之。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，齊必興師伐之。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閒伐韓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而無伐，以臨周，祭器必出。挾天子，案圖籍，此王業也。』秦王以爲然，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。今儀入梁，王果伐之，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，〈索隱謂齊之伐梁也。梁之與齊，先相許與約從爲鄰，故云與國也。〉廣鄰敵以內自臨，而信儀於秦王也。此臣之所謂『託儀』也。」齊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使解兵。

張儀相魏一歲，卒〈索隱年表張儀以安僖王十年卒。紀年云梁安僖王九年五月卒。〉於魏也。

陳軫者，游說之士。與張儀俱事秦惠王，皆貴重，爭寵。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：「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閒，將爲國交也。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，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。且軫欲去秦而之楚，王胡不聽乎？」王謂陳軫曰：「吾聞子欲去秦之楚，有之乎？」軫曰：「然。」王曰：「儀之言果信矣。」軫曰：「非獨儀知之也，行道之士盡知之矣。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，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。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，良僕妾也；出婦嫁於鄉曲者，良婦也。今軫不忠其君，楚亦何以軫爲忠乎？忠且見弃，軫不之楚何歸乎？」王以其言爲然，遂善待之。

居秦期年，秦惠王終相張儀，而陳軫奔楚。楚未之重也，而使陳軫使於秦。過梁，欲見犀首。犀首謝弗見。軫曰：「吾爲事來，〈索隱軫語犀首，言我故來，欲有教汝之事，何不相見。〉公不見軫，軫將行，不得待異日。」犀首見之。陳軫曰：「公何好飲也？」

犀首曰：「無事也。」曰：「吾請令公厭事〈索隱上一豔反。厭者，飽也，謂欲令其多事也。〉可乎？」曰：「柰何？」曰：「田需〈索隱需時爲魏相也。〉約諸侯從親，楚王疑之，未信也。公謂於王曰：『臣與燕、趙之王有故，數使人來，曰：「無事何不相見」，願謁行於王。』王雖許公，公請毋多車，以車三十乘，可陳之於庭，明言之燕、趙。」燕、趙客聞之，馳車告其王，使人迎犀首。楚王聞之大怒，曰：「田需與寡人約，而犀首之燕、趙，是欺我也。」怒而不聽其事。齊聞犀首之北，使人以事委焉。犀首遂行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。軫遂至秦。

韓魏相攻，期年不解。秦惠王欲救之，問於左右。左右或曰救之便，或曰勿救便，惠王未能爲之決。陳軫適至秦，惠王曰：「子去寡人之楚，亦思寡人不？」陳軫對曰：「王聞夫越人莊舄乎？」王曰：「不聞。」曰：「越人莊舄仕楚執珪，有頃而病。楚王曰：『舄故越之鄙細人也，今仕楚執珪，貴富矣，亦思越不？』中謝〈索隱蓋謂侍御之官。〉對曰：『凡人之思故，在其病也。彼思越則越聲，不思越則楚聲。』使人往聽之，猶尚越聲也。今臣雖弃逐之楚，豈能無秦聲哉！」惠王曰：「善。今韓魏相攻，期年不解，或謂寡人救之便，或曰勿救便，〈索隱此蓋張儀等之計策。〉寡人不能決，願子爲子主計〈索隱子指陳軫也。子主謂楚王。〉之餘，爲寡人計之。」陳軫對曰：「亦嘗有以夫卞莊子〈索隱館莊子。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者，或作「卞莊子」也。〉刺虎聞於王者乎？莊子欲刺虎，館豎子止之，曰：『兩虎方且食牛，食甘必爭，爭則必鬬，鬬則大者傷，小者死，從傷而刺之，一舉必有雙虎之名。』卞莊子以爲然，立須之。有頃，兩虎果鬬，大者傷，小者死。莊子從傷者而刺之，一舉果有雙虎之功。今韓魏相攻，期年不解，是必大國傷，小國亡，從傷而伐之，一舉必有兩實。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。臣主與王何異也。」〈索隱臣主，爲軫之主楚王也。王，秦惠王。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、魏之斃而擊之，亦無異也。〉惠王曰：「善。」卒弗救。大國果傷，小國亡，秦興兵而伐，大剋之。此陳軫之計也。

犀首者，魏之陰晉人也，〈集解司馬彪曰：「犀首，魏官名，若今虎牙將軍。」〉名衍，姓公孫氏。與張儀不善。

張儀爲秦之魏，魏王相張儀。犀首弗利，故令人謂韓公叔曰：「張儀已合秦魏矣，其言曰〈正義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。〉『魏攻南陽，秦攻三川』。魏王所以貴張子者，欲得韓地也。且韓之南陽已舉矣，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，則秦魏之交可錯矣。〈索隱錯音措。按：錯，停止也。〉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，收韓而相衍。」公叔以爲便，因委之犀首以爲功。果相魏。張儀去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復相秦。」〉

義渠君朝於魏。犀首聞張儀復相秦，害之。犀首乃謂義渠君曰：「道遠不得復過，〈索隱音戈。言義渠道遠，今日已後，不復得更過相見。〉請謁事情。」〈索隱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。〉曰：「中國無事，〈索隱按：謂山東諸侯齊、魏之大國等。　正義中國謂關東六國。無事，不共攻秦。〉秦得燒掇焚杅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孤切。」　索隱掇音都活反，謂焚燒而侵掠。焚杅音煩烏二音。按：焚揉而牽制也。《戰國策》云「秦且燒焫君之國」，是說其事也。〉君之國；有事，〈索隱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。〉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。」〈索隱謂秦求親義渠君也。　正義有事謂六國攻秦。秦若被攻伐，則必輕使重幣，事義渠之國，欲令相助。犀首此言，令義渠君勿援秦也。〉其後五國伐秦。〈索隱按：表秦惠王後元七年，楚、魏、齊、韓、趙五國共攻秦，是其事也。〉會陳軫謂秦王曰：「義渠君者，蠻夷之賢君也，不如賂之以撫其志。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以文繡千純，〈索隱凡絲緜布帛等一段爲一純。純音屯。〉婦女百人遺義渠君。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：「此公孫衍所謂邪？」〈索隱按：謂上文犀首云「（君之國）有事，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」，故云「衍之所謂」，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。〉乃起兵襲秦，大敗秦人李伯之下。〈索隱入李伯之下。謂義渠破秦而收軍，而入於李伯之下，則李伯人名或邑號。《戰國策》「伯」作「帛」。〉

張儀已卒之後，犀首入相秦。嘗佩五國之相印，爲約長。〈索隱佩五國之印，爲約長。犀首後相五國，或從或橫，常爲約長。〉

太史公曰：三晉多權變之士，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。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，然世惡蘇秦者，以其先死，而儀振暴〈索隱下音步卜反。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。〉其短以扶其說，〈索隱按：扶謂說彼之非，成我之是，扶會己之說辭。〉成其衡道。〈索隱張儀說六國，使連衡而事秦，故云「成其衡道」。然山東地形從長，蘇秦相六國，令從親而賓秦也。關西地形衡長，張儀相六國，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，故謂張儀爲連橫矣。〉要之，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！

索隱述贊儀未遭時，頻被困辱。及相秦惠，先韓後蜀。連衡齊魏，傾危誑惑。陳軫挾權，犀首騁欲。如何三晉，繼有斯德。